100歐元賣命中共 遭遣返

文/陳靜

從米蘭馬爾彭薩機場的當場落網，到老家每月2200元工資的網格員：極權「長臂管轄」背後，那些被當作破抹布隨手扔掉的海外跨國鎮壓的幫凶，如今後悔不已。

米蘭國際機場 被遣返的人

8月下旬的一個清晨，米蘭馬爾彭薩國際機場（Milan Malpensa Airport）的入境大廳依舊人流如織。

初秋的陽光穿透高聳的玻璃幕牆，照在一位40多歲的浙江籍華人女子身上。她右手緊緊攥著8歲女兒稚嫩的小手，左手拉著沉重的行李箱，臉上帶著某種自以為風平浪靜後的鬆弛感。

一年前，她急急忙忙買票逃回國內避風頭；如今一年過去，她以為歐洲人忘性大，風頭早已過了，這才帶著女兒重返意大利，想要繼續她已經營了整整12年、月入5000歐元的米蘭安逸生活。 然而，當她把護照遞進邊檢櫃臺的剎那，警報在終端屏幕上驟然亮起。

沒有電影裡的喧囂追逐，只有幾名神色冷峻的意大利國家警察與反恐部（DIGOS）探員緩步上前，將她與女兒隔開。

探員當場向她宣讀了由意大利內政部簽發的特級行政法令：依法永久註銷其歐盟長期居留許可（綠卡），自即日起驅逐出境，並在未來15年內，嚴禁再次踏入意大利及任何申根區國家一步。那扇通往自由世界的旋轉門在她眼前轟然關閉，等待她和女兒的，是邊防警察原機押送返回中國的刺骨冰冷。

100歐元廉價「外快」

這位中年女子可能直到被押上返航客機那一刻，都沒能想明白：自己究竟是如何從一個安居在歐洲的華商家庭主婦，淪為國際反恐情報部門黑名單上的跨國危險份子的？

答案可能荒誕得令人窒息，僅僅是因為無知和那區區100歐元，就毀了自己的前程。



MIGUEL MEDINA/AFP VIA GETTY IMAGES

米蘭馬爾彭薩國際機場，乘客們正在辦理登機手續。

根據意大利知名主流大報《頁報》（Il Foglio）的後續披露，以及知情人士的細節還原，該女子平日活躍於米蘭某華人商會的外圍社交圈。

一次在微信「老鄉群」的閒聊裡，一位頗有面子、整日把「愛國統戰、替祖國辦事」掛在嘴邊的僑社上線，神神秘秘地給她塞了一樁「私活」：去跟蹤、盯梢，並偷拍一名居住在當地的中國人，記錄其住所門牌、常去的超市路線，以及日常接觸的人員。任務時長8小時，當天結算，報酬是100歐元（約合800元人民幣）。

這名女子夫妻倆在意大利打拼了10餘年，每月合法收入在5000歐元上下，3個孩子在當地享受著優質免費的公立教育和全民免費醫療。然而，面對這100歐元的蠅頭小利，加上微信群裡那種「替國家教訓海外反華份子」的廉價狂熱，她沒有絲毫猶豫便欣然接單。

她拿著手機，躲在米蘭街頭的梧桐樹影和咖啡館廊柱後，鬼祟地將鏡頭對準了目標。

她以為自己只是在打一份無傷大雅的「零工」，既能在老鄉面前討個好彩頭，又能順手賺張菜票；渾然不知，自己已經一隻腳踏進了意大利反恐司法體系的嚴打絞索。

意大利警方對她雷霆收網

她奉命跟蹤的這個「目標」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近年來在社交平臺X（原推特）上令北京維穩高層寢食難安的著名博主「李老師不是你老師」，真實名字為李穎（以下稱李穎）。

李穎憑藉一人之力，成為打破中共信息黑箱的最強中繼站。自2022年歲末那場點燃海內外的「白紙運動」以來，無數在牆內被404、被封會、華人商會，甚至某些打著中文信息旗號的僑民門戶網站，將蒐集情報、實地踩點、言語騷擾等見不得光的髒活，層層下包給貪圖小利或頭腦發熱的底層僑民和小粉紅。

可惜，中共顯然低估了意大利政府對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。早年間，意大利曾因簽署「一帶一路」倡議備忘錄，和默許設立所謂「海外警察站」，而備受國際詬病；但隨著近年歐洲對中共跨國長臂管轄的集體警醒，羅馬當局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。 事實上，這可不是意大利警方第一次出手了。

早在今年3月分，意大利政府就已經一口氣驅逐了另外8名涉嫌參與針對李老師跨國鎮壓行動的華人，其中包括在意大利當地的華人餐館老闆、商會成員或者家庭主婦，他們背後都接受統一的遙控和指令。

在法治文明國家，任何未經司法授權、受外國政府操縱針對合法居留者進行的跟蹤、偷拍、滋擾與情報採集，直接構成對該國主權與人身安全的嚴重侵害，屬於重大刑事與危害國家安全行為，絕非所謂「民間愛國熱心」。

每月2200元的網格員

如果說被米蘭機場當場驅逐是命運的當頭棒喝，那麼回到中國後的魔幻遭遇，才真正讓這名女子體會到了甚麼叫作「極權的徹骨冰涼」。

根據當事人近期在網絡上的泣血自述與多方披露 ，回到老家後，她感到天旋地轉、冤屈難伸。

為了全家能出國扎根、拿到這張珍貴的歐洲綠卡，當年年邁的父母傾其所有，借遍了親戚，甚至揹負了沉重的債務。

如今，十幾年的積蓄與心血在一夜之間歸零，15年不得踏入歐洲，3個年幼孩子留在意大利無人照料，自己的丈夫也陷入了生活停擺的深淵。在宗族親友與老家街坊眼中，她從原本光宗耀祖的「海外華僑」，淪為了人人恥笑而避之的「倒霉特務」。

崩潰之餘，她天真地以為自己是「為國出差」、「為了組織的愛國事業而犧牲」。她心想：即便當不上座上賓，組織上總該給點安家費、安排個體面的退路吧？

她顫抖著撥打當初在米蘭給她派單的商會頭目和情治上線電話，聽筒裡傳來的卻是冷冰冰的空號；點開微信，平日裡滿嘴「祖國是你們堅強後盾」的大佬們，早已把她徹底拉黑刪除。

在極權的黑箱機器裡，一旦一顆螺絲釘生了銹、暴露在陽光下，最迅速的處理方式就是直接丟進垃圾桶，生怕濺自己一身泥。

在多番奔走，甚至求助於地方相關統戰部門後，當局最終扔給這位「海外功臣」的補償是：安排她在老家城鎮擔任一名基層「社區網格員」。

這份工作每個月的薪水只有區區2200元人民幣，在如今地方財政瀕臨枯竭的內地縣城，這筆微薄的工資還經常被拖欠2、3個月。她每天穿著藍馬甲，在狹窄老舊的居民樓間爬上爬下，挨家挨戶登記水電煤氣、排查流動人口、催繳物業費，還要時刻面對鄰里的冷眼。

從米蘭街頭每月5000歐元的歐洲生活，到每個月2200元，且常常欠薪的網格員，這100歐元的代價，何其慘烈！

極權體系下的「人肉耗材」，這起看似荒誕絕倫的米蘭遣返案，恰恰撕開了當下中共海外滲透體系最殘酷，也最醜陋的一面。

正如海外社交平臺上網友一針見血的辣評：「粉紅最大的悲哀，就是用著搬磚的智商，去操著中南海的心。

在自由世界，你是人人喊打的告密者；在極權眼裡，你只是一塊用完即扔的破抹布。」

中共技倆 「情報拼多多」

今天的中共情治系統，早已把跨境鎮壓演變成了「情報拼多多」：他們用幾十、上百歐元的蠅頭小利，誘使那些缺乏法治觀念、對中共本質一無所知的海外底層僑民充當眼線。

高層官員在報表上填寫戰功、貪汙鉅額維穩經費，而衝在最前線被抓、被審判、被驅逐的，全是這些幾十歐元就出賣良知的「底層炮灰」。

而海外僑胞長期生活在自由世界，卻患上了嚴重的「法治認知失調症」。這名女子在意大利生活了整整12年，呼吸著自由的空氣，享受著民主國家的福利保障，思維卻依舊停留在牆內那種「告密有理、替黨分憂」的叢林邏輯裡。

她以為在歐洲也可以像在中國一樣，隨意跟蹤公民、肆意侵犯他人隱私而不受懲罰。西方社會的包容與寬容，絕不意味著毫無底線；當法治國家的安全底線被踐踏時，司法的鐵拳從不會手軟。

15年的驅逐禁令，意味著在整個申根信息系統（SIS）中，該女子已被列為高危管控人員。這不僅僅是她個人的悲劇，更是一記敲響的警鐘，給所有海外親共僑團、商會負責人，以及潛在的告密者：任何企圖將專制惡行帶到自由世界的爪牙，都將付出失去身分、名譽掃地、終身無法返回自由世界的毀滅性代價。

去賭極權的一張空頭支票

世間因果，循環不爽。100歐元，在米蘭不過是一頓普通的雙人晚餐；但就是這100歐元，買斷了一位母親在歐洲12年所有的生活沉澱，葬送了全家3代人砸鍋賣鐵換來的合法居留，更徹底切斷了3個年幼子女未來的上升坦途。

這不是天意弄人，而是極權歷史中反覆上演的宿命劇目。但願這100歐元買來的15年禁令，能成為依舊沉醉在「海外愛國」幻夢中的華人同胞，一劑清醒劑。

學者公開逼宮釋放何種信號

文/陳靜

9月21日下午，中共黨媒新華社接連釋出兩條重磅電訊：一條宣布習近平9月23日至25日緊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；另一條是當天政治局會議拍板，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，定於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開。

時評人蔡慎坤的兩點追問

（接上期）針對清華論壇這場震撼朝野的學者集體發飆，海外知名獨立時評人蔡慎坤發表了極為辛辣而透徹的評論。

蔡慎坤直言不諱地指出：局勢再這麼崩潰下去，不用等外敵制裁，恐怕地方體制內自身的公務員工資、事業編補貼和退休人員養老金都要大面積斷炊了。

這場論壇究竟是體制內智囊的「集體逼宮」，還是封建士大夫式的「冒死諫言」，在實質上已經絲毫不再重要，真正的死穴在於兩點：

第一、那個端坐在中南海中軍帳裡的最高掌舵人，究竟願不願意聽？

第二、退一萬步講，即便傳話筒將這些刺耳的真話遞了上去，以其對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認知水平，他究竟還聽不聽得懂？

回顧歷史，房地產暴雷，已經用無數家庭一生的血汗，給中共上過一堂最慘烈的經濟課；但與地方債相比，房地產只不過是一場局部的傷筋動骨，地方債的總引爆，將是一場直搗政權統治神經的心臟驟停！

災難 砸鍋賣鐵與遠洋捕撈

面對中央的見死不救與30萬億三角債的窒息勒喉，現實中的地方政府到底在做些甚麼？答案不是推動改革，而是一場令人髮指的末路狂奔。

近幾個月來，在重慶、甘肅、湖南等眾多省市，官方紅頭文件，甚至毫無羞恥地直接赫然寫上了「砸鍋賣鐵化解地方債務」的字眼。

地方官僚拍賣公立學校的食堂特許經營權、拍賣未來三十年的城市停車泊位收費權，甚至變賣國有景區的門票收益權。凡是能換成現金的公共資源，全部被賤價預支透支。更恐怖的是地方公檢法與稅務系統，聯手的「非稅收入」暴增，演變成了震驚全網的「遠洋捕撈」式法治災難。

地方政府為了填補自身的財政黑洞，動用刑事手段跨省抓捕外地民營企業家，以「涉嫌非法經營」、「涉嫌詐騙」等莫須有罪名，強行查封、劃扣外省民企動輒幾億、數十億的帳戶資金，甚至搞出「倒查三十年稅收」的荒謬把戲。

這種公權力的野蠻洗劫，無異於在經濟已經嚴重失血的軀體上，直接切開動脈吸血。它徹底瓦解了民營企業家最後一絲安全感，讓所有資產擁有者心驚肉跳，紛紛加速轉移資產或索性關門倒閉。

地方政府為了補自己的窟窿，親手掐死了市場上最後一批還在納稅、還在提供就業的活體細胞！

大廈將傾前 喪鐘已經敲響

清華五道口論壇的那一記怒吼，是一份體制內部簽發的病危通知單。如果中南海繼續在二十屆五中全會上自說自話地演繹「從嚴治黨」的政治啞劇，如果習近平在華府的短暫周旋，最終只是買來幾張毫無意義的外交照片，那麼中國實體經濟的心跳，就將在30萬億三角債的冰冷枷鎖中徹底停止跳動。

最關鍵的來了，這些學者們著急的時候，並沒有搞明白習近平的心意，是他管不了，還是不想管？如果他就是要讓經濟崩潰，才可以回到文革時代，畢竟那是他最理想的時代。

就像很多人看不清中共的危害一樣，危難將至，可惜太多人看不懂。（全文完）

接班人必須不是人

作者/滬慢慢

中國政治有一個奇妙的問題：最高領導人要找接班人，但這個接班人最好同時滿足兩個條件——能力極強，忠誠絕對。

聽上去很合理。細想一下，幾乎不是人。能力強是甚麼意思？能管黨，能管軍，能壓得住地方，能鎮得住各派，遇上經濟危機不慌，外交出事能處理，下面幾百萬幹部肯聽他的。這樣的人當然不能是木偶。

問題來了。

一個能夠做到這些事情的人，必然有自己的判斷、自己的人脈、自己的威望，也必然逐漸形成自己的利益體系。今天他站在你旁邊，可以畢恭畢敬：明天他坐上你的椅子，手裡拿著組織、人事、軍隊和公安，他爲甚麼還要永遠以你的利益爲最高利益？

人是會變的，準確說，不是人變了，是位置變了。

當年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，也沒有天天站在主席台上喊「將來我要反斯大林」。

斯大林死後，政治條件變了，赫魯曉夫面對的利益也變了。政治忠誠從來不是銀行定期存款，存進去四十年，利息照付。

於是個人集權最麻煩的事情出現了。接班人太弱，不行。你一死，他壓不住場面。

接班人太強，也不行。你還沒死，就得開始防他。沒有班底，不行，因爲他接不了班。有了班底，更不行，因爲他的班底爲 甚麼要永遠聽你的？

所以最理想的接班人，是一個能力極強，卻沒有自己的野心；擁有巨大權力，卻沒有自己的利益；能夠獨立處理國家大事，卻永遠不獨立思考自己和前任的關係。

這不是政治人物，這是人工智慧，而且還是鎖死許可權的那一種。

習近平面對的問題尤其明顯。

2012年以來，反腐和政治整肅涉及的幹部數量極大，近年甚至繼續深入解放軍最高層。

2026年的軍方整肅仍然沒有停止。這些行動究竟有多少屬於眞正反腐、有多少包含權力重組，可以爭論；但有一點沒有疑問：十四年不斷重新分配職位、權力和利益以後，政治關係已經被反覆洗牌。

這時候退休，就不是回家種花那麼簡單。

你要問的第一件事不是「誰能力最好」，而是：誰上去以後不會翻賬？可是這句話本身就有毛病。

一個眞正能夠控制全黨的新領導人，如果永遠不敢碰前任留下的問題，那他的權力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？反過來，一個只能靠前任保護才能坐穩的人，等前任眞正消失以後，他又憑甚麼坐得住？

這就是個人集權的數學難題。

權力越集中，接班人越重要；接班人越重要，最高領導人越不敢相信他；越不相信，就越晚培養；越晚培養，突然交班時風險越大。

最後變成一個死循環：最安全的方法，就是自己繼續干。

所以接班問題表面上是在找一個人，實際上是在找一種不可能的人性。民主制度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很粗暴：不要求下一任忠於上一任，只要求他忠於制度。

個人集權解決的方法卻恰恰相反：制度不可信，只好要求下一個人忠於自己。

前一種制度賭規則。

後一種制度賭人心。

而人心，偏偏是政治裡面最不能下注的東西。

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）

看中國榮譽會員
文章選自《看中國會員專刊》。欲瞭解更多精彩內容，歡迎加入看中國榮譽會員，每個月將獲贈兩期《看中國會員專刊》。